



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。近年来,越来越多人将参观博物馆作为一项重要的文化休闲活动,各大博物馆开发的衍生文创产品,也成了不时卖断货的“网红”。盘点自己从博物馆买回的形形色色的纪念品,虽然没有网红款,但每一件轻巧物件背后,是一段段难忘的独家记忆。

巴黎奥赛博物馆的莫奈睡莲主题薄丝巾,是我最喜欢,也是日常生活场景中最多使用的一件纪念品。犹记得那年六月,从阳光明媚的法国南部一路北上,到达明媚寒冷的巴黎,如同从初夏一夜回到料峭早春。次日一早又下了一场冷雨,参观完奥赛博物馆已是瑟瑟发抖,在纪念品商店发现这款丝巾。围在颈间虽薄,但也聊胜于无。从此,每每看到这条丝巾,便想起六月的寒冷巴黎。莫奈画的睡莲,笔触色彩虽是静态,却能让人隐隐感受到水波和光影的流动,把它印在薄如蝉翼的丝巾上,可谓相得益彰。最适合戴它的季节是申城的暮春或是初秋,颈间略觉空落落的时候将它随意一绕,轻薄的丝巾在风中肆意飘荡、舒卷,蓝色的水波、紫色的睡莲似乎也跟着动了起来。莫非,这就是当年莫奈眼中见到的睡莲的样子?

博物馆的独家记忆

章迪思

线香工艺久负盛名,其源头之一,正是小说中平安时期贵族经常用香熏制精美华服的习俗。线香买回来后一直没舍得用,悄悄把它塞在衣物里。过了一两年,终于下定决心要用了,打开却发现,线香已统统散为齑粉,空留一缕遗香。

为这件事难过了很久,也更加确信了那个道理:美好的事物,不是非要到那些“完美时刻”才值得用的,最好的珍惜方式,就是让美好的它们点缀每一个平庸日常。

迄今为止买过的最别具一格的纪念品,大概要数西班牙阿尔罕布拉宫的鲜花种子。阿尔罕布拉其实

是一座城,在城堡宫殿的外围,有一片美丽的植物园,盛开着各色我叫不上名字的美丽花朵。参观指南上说,在摩尔人时代,工匠们修建最好的水渠,参照欧洲最流行的式样,打造了这座花园。因为喜欢这座花园,我买下了以花园名字命名的鲜花种子。考虑到自己是连仙人掌都养不好的“手残党”,便把种子送给了家中有花园的朋友。春天的时候,朋友说刚把种子撒进土里,估计现在也该进入开花期了吧?不知道这些横跨欧亚大陆,最终在太平洋西岸生根发芽的花朵,和千里之外伊比利亚半岛上阿尔罕布拉的花朵,会有什么异同?

其实,现在许多知名博物馆都已开通网上商店,故宫、上海博物馆、大英博物馆……无需飞跃千山万水就能买到心仪的周边产品。但如此便捷的背后,似乎终究少了点什么。我还是老派而固执地认为,去现场参观一个博物馆、随后购买相关衍生产品,这一过程是无可替代的,因为它包含着和博物馆相关的一切美好、感动和震撼。



是读书,他的“读书之道”深深地影响了我,比如他很提倡的“跨界读书”。先生空下来,大多读世界史方面的书,而我闲时,又喜中国古典经典、古典诗词、近代逸事等。这种“跨界”交流,他是乐不可支的。有一次他兴奋地告诉我,说花足了时间,读完了希罗多德的传世之作《历史》,这下,撞在我的专业上了,记得那次通话一个多小时,从希罗多德说到司马迁,十分尽兴。最近,他来电说要读兰克的《拉丁与日耳曼民族史》,我十分期待先生的解读。

冲及师在任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20多年里,曾主编新中国开创者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刘少奇、朱德等四位伟人的传记,业绩昭昭,永远是中流砥柱。在“公余”和退休后,笔耕不辍,著作甚丰,光近年出版的就有《金冲及文集》,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的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》。而且先生不用电脑,坚持伏案“爬格子”,一写就是三年,得120万字,四卷本。可以说,研究中国现代史,这是一部难以绕开的范本。

最近,收到了金先生给我们班同学的信,洋洋洒洒2000多字,写满三页纸。信中有他对往事的追忆,有他浓浓的“复旦情结”,也有他对史学事业的热爱与执着,还有他对我们的特殊感情和寄望,他以孔子《论语·为政篇》中的话赠我们:“学而不思则罔,思而不学则殆。”

“五月的鲜花,开遍了原野……”宛转悠扬的《永远的战友》片尾曲,在五月的春夜回响。明年是金冲及先生九秩大寿,我们祝愿永年的老师益寿延年。

拜访金冲及先生

张广智

近日,央视正在热播电视连续剧《永远的战友》,周恩来、邓颖超贤伉俪的真挚情感,那难以忘怀的革命岁月,感动和吸引了万户千家,该片的总顾问即是当年《周恩来传》的主编金冲及先生。

金冲及先生是我们的业师。回望历史,1961年时值我在复旦历史系念大三,金先生是我们基础课《中国近代史》的任课老师,自此师生结缘。今年,是我们59级进校60周年,又恰逢新中国成立七十华诞之际,我们想召开纪念座谈会,邀请当年任课的老师参加。上个月,我正好去北京开会,肩负全班同学的重托,向冲及师禀告此事,竭诚希望老师落墨留下箴言,我话音刚落,先生即愉快地答应了。

冲及师于1965年奉调北京工作,直至2004年,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岗位上退了下来。冯天瑜先生在为冲及师手绘素描肖像时说:“他长期居于领导岗位却绝无官气,与友人重逢,稍作寒暄,立即兴味盎然地讨论学术前沿问题,虚怀若谷,倾听别人意见、汲纳新知,并坦诚抒发己见——这是我在与冲及先生交往中对他的印象。”诚哉斯言!

几年前,我携弟子七人去拜访冲及师。那是一个冬天,正逢首都初雪,把个京华大地披上了银装,北京友人说,这初雪之猛连我们也少见。我们一行按约到了毛家湾冲及师办公室,踏着积雪,走过园子,一眼就见他满脸笑容在门口等候我们了。冲及师向我们细致地讲述了这座楼的往事与故人,让我想起了当年他上课的儒雅样子。

冲及师从一线岗位退下后,留有余暇,经常在电话里与我神聊,聊得最多的

地支持我。当初我决定生二胎,妈妈觉得我头脑发昏,可她七十多岁的人了,依旧不辞辛苦地照顾我坐月子、帮我带孩子。

前两年,步女士身体抱恙,腿脚不灵便了,在她的一再坚持之下,住进了老年公寓。我和姐姐本来都打算接她同住,她不愿意,不想成为子女的负担。每次给她打电话,她都是乐呵呵的,说自己一切都好,让我安心过好自己生活,也从不要我为她做些什么。有这样一个慈爱而通透的母亲,是我极大的幸事,我非常感激。她给了我最大的自由,让我可以尽情地远走,走过十万八千里,去看自己想看的风景,用自己想要的方式生活。她给我起的名字,是不是恰恰意味着“天高任鸟飞”呢?



假日小憩 (油画) 孙文刚

我家书橱

陆其国

四十多年前我刚工作时,单位在汉口路上,出大门穿过对面弄堂就是福州路,抬头可见上海旧书店、古籍书店;出后门则是九江路,穿过弄堂一拐弯,走不几步就是南京东路新华书店。如此“优越”的购书环境,于我真可用“老鼠跌进米缸里”来形容。尽管当时我工资少,但毕竟有了零花钱买书淘书。那时候新书、旧书价都不高。

随着我马齿徒长,工龄增加,用来买书淘书的钱自然水涨船高,我的书也就越来越多,以至于后来每次看到我喜滋滋买书回家,母亲总要提醒我,儿子,你不能把钱都用来买书,你要存些钱,以后总要结婚成家。眼见书越买越多,母亲又开始告诫我,家里得到处都是书,这样下去可怎么办?

母亲的告诫对于我们家来说,确实是一个严峻问题。当时我们家居住面积才19平方米,奶奶还在世,加上父母弟妹和我共7人,平均每人不到3平方米;再徒添我那些只进不出,不断叠加的书,真可说是书满为患。正是在那种窘迫的境况下,邻居汪阿姨及时向我们施予援手,将他们家那只大碗橱,妙变成“书橱”来到我家。

我们家那一带是上海老式里弄,我家住二楼,最高四楼,汪阿姨家就住四楼。汪阿姨有一儿一女,他们小我几岁,他们觉得我们家热闹,经常下楼来我家玩;我和弟妹也会去他们家玩。汪阿姨家那只碗橱上端玻璃移拉门,常常被我们拉拉去玩耍,比谁用手拨得轻,门却滑得远,当然,这样玩肯定是趁大人不在的时候。

我们渐渐长大,自然不会再这样顽皮,各自的兴趣也早已换了内容,比如我开始酷爱读书。有一天,我对汪阿姨的儿子开玩笑说,你们家那只碗橱卖给我做“书橱”就好了,贴墙放,容量大,又不占地方。我当时兴之所至随口一说,过后也就忘了。不料几天后,汪阿姨在楼梯口看到我,把我叫住了。汪阿姨说,你想要我们家那只碗橱,用来当“书橱”?我一时不知汪阿姨问这话是什么意思,赶紧纠正道,我是说——买。汪阿姨噗嗤一下笑了,接着说道,买什么呀买,一只旧碗橱,你真觉得可以当“书橱”,搬去就是了。汪阿姨是认真说这话的,我当天就将此事告诉了母亲。我母亲觉得这只碗橱确实不怎么占地方,而且可以放不少书。不过从来不爱占人便宜的母亲说,不能白拿人家汪阿姨的东西,你要买的话也要付钱。汪阿姨平时和我们家关系不错,她本不想要钱,但见我母亲态度坚决,只好同意。她说,随便给就行了。

汪阿姨可以说“随便给”,我母亲可不会让我“随便给”。结果还是请了旧货商店(那时也叫“寄卖商店”)的一位估价师上门估价,此事才尘埃落定。当时是谁去请的估价师,我已记不得了,只记得那位估价师一会戴上眼镜,一会摘下眼镜,围着那只碗橱上下里外仔细地瞧,仿佛在鉴别文物的真假,他还真以为只要他估出合适的价,我们就会把它送去寄卖商店。

我感激汪阿姨一家对我的成全,也让我从母亲身上学到不少东西。后来随着岁月流逝,社会发展,尤其是我成家后几经搬迁,书橱早已鸟枪换炮,原先那只“书橱”也早就送人。但那只“书橱”对我的“润泽”,却一直留在我的美好记忆中。



外公姓“步”,给他的长女起名“步青云”。别人听到我妈的名字,都会惊艳一下,其实我妈的另类之处,可不止名字。在我和我姐姐的眼里,妈妈总是跟别人家妈妈有点不一样。

从小到大的步女士经常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:“你自己的事自己决定。”从我记事开始,我的书、我的玩具、我的零食、我的衣服……都是自己选,妈妈从不勉强我穿我不喜欢的衣服。上高中时,我就自己逛街买衣服了,有时还会顺便帮妈妈买一件。

我上小学一到三年级时,家庭作业是非常少的,放了学有很多空闲时间。听说很多同学的父母都给她们布置额外的作业,我就跟妈妈提过好几次,让她也给我留些作业。妈妈总是一笑置之:“你就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吧。”

步女士自己爱读书,家里成年人看的书,我们小孩都可以随便翻。所以我小学就开始读《红楼梦》

天高任鸟飞

费燕

《简爱》《飘》《傲慢与偏见》等名著。我喜欢看《故事大王》《童话大王》,她给我订过好几年。我废寝忘食地看侦探小说、武侠小说时,她也不干涉。

上学时每年有一次夏令营,每个学校选优秀代表参加,我被选中时正痴迷于写武侠小说,就跟老师说我不想去。老师找家长谈话,说机会难得,不要错过;步女士居然跟老师说:“她不想去就算了吧,不要勉强她。”

其实我和步女士经常意见相左,她喜欢安定,我喜欢变化;她喜欢淡泊,我喜欢精彩。我选择的学校、大学、男友,妈妈并不都是赞成的,但她只是给我提些参考意见,却从不强迫我按她的意志行事。我决定了的事,她只会淡淡地说一句:“你自己选的,自己负责。”从考高中、考大学的志愿表,到后来工作、结婚、出国、回国……我的人生大事,都是我自己拿主意。然而,每当我需要帮助时,她总会不遗余力

在国内的演出市场中,舞剧可算是比较小众的,其观众群多为圈内人。可就在去年末,接连在上海上演了两出一票难求的舞剧——《醒·狮》和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,不仅圈内人闻风而动,早早就预订了场次,在舞蹈圈外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力和关注度:“豆瓣”给两个作品都打出了9以上的高分,据说还有广州观众在看了《醒·狮》的首演后意犹未尽,特地跑到上海来二刷的……

在我的印象中,这几年来,既叫好又叫座的舞剧不多,能引起圈外广泛关注的作品就更少了。此次这两出舞剧作为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参评剧目角逐文华大奖,也就在意料之中了。比起奖项的归属,我更好奇的是:满园春色关不住,那支吸引了“墙外人”的“红杏”,究竟是什么?

可能不同的观者会有不同的答案。在我这里,我感受到一个显著的共同点:创新力。这两出舞剧“新”在哪里?一个是南粤儿女在广州三元里抗英斗争中的民族觉醒,一个是解放前上海的地下革命工作者与敌人的殊死斗争。主旋律的题材似乎并不能给观众多大的想象和期待。然而,当我置身剧场,二者以各自的方式带给了我不同寻常的观演体验。如果用个字形容,《醒狮》让我体验了一把“燃”,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则令我为

之心“悬”;前者陪我重温了当年初看电影《狮王争霸》时的热血沸腾和壮怀激烈,后者让我的小心脏始终悬在嗓子眼。这种强烈的心流是以往观剧经验中少有的。

“耳目一新”的呈现与剧组启用“新锐”团队密不可分。两部作品的总编导都是80后,他们似乎有意识地想要突破舞剧传统的叙事方式和审美范式。尽管讲述的是大时代

从小众中来,到大众中去

姚安

中的民族大义和理想信念,这两部舞剧都没有简单地把历史故事搬上舞台,点缀以武术的套路或加点谍战剧佐料,而是将此情此景此人完全交织在一起,所有手段都是为“人物”服务的。几位年轻编导在采访时都谈到:每个主要演员们都被要求写一写自己所饰演的“人物小传”,一遍遍揣摩人物的内心世界,以当代人的视角去回望他所处的那个时代。只有当内心真正感同身受他们当年的经历和选择,才可能有令人信服的表达,观众才会跟着你的逻辑走。

更令人称道的,是这些舞剧新锐们扎扎实实的功夫。而这些功夫更多体现在编舞之

外,比如对生活、对社会、对文化、对历史的沉浸与感受。投入创作的时候,所有的积累都能为我所用。

广州歌舞剧团在五年前就开始筹划“醒狮”,剧本一年多时间就改了十三稿,主创团队多次到三元里村等地深入采风,充分了解岭南历史文化、民间传统舞蹈、醒狮、南拳的精髓,还请来广东醒狮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and 全国武术冠军为剧组做醒狮及武术指导,所有演员都从头开始练习狮舞和南拳武术,经历了长达三年之久的艰苦训练。

相信很多观众都对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中的老上海风貌印象深刻。编导专程去上海老弄堂,观察那里的人家是怎么晾衣服的,看进出弄堂口上了年纪的人的穿着。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安安静静地坐在弄堂里洗带鱼的一幕触动了她,在她身上,她看到了一种内心深处的体面、优雅和干净,与文学作品中关于老上海的描述不谋而合。

两出“新”鲜出炉的舞剧,让我看到一批80后的舞剧新锐们正在自信地开疆拓域,希望未来能看到更多从“小众”走向“大众”的舞剧新作。

在话剧《谷文昌》里看到平凡人的伟大。

十日谈

我与十二艺术节 责编:杨晓晖

